



沈石溪动物传奇故事

ZHIQUSHUANGXIONG

智取双熊

沈石溪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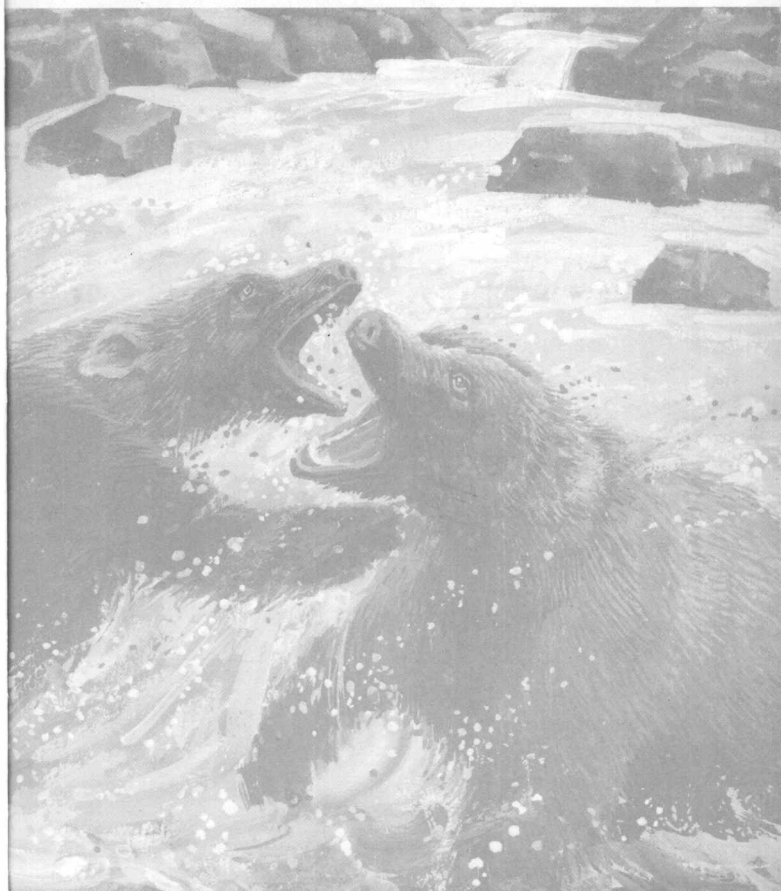
全国优秀出版社 |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沈石溪动物传奇故事

智取双熊

沈石溪 /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智取双熊/沈石溪著. —杭州: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7.5 (2008.2 重印)

(沈石溪动物传奇故事)

ISBN 978-7-5342-4318-9

I. 智… II. 沈… III. 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2049 号

智取双熊

沈石溪 著

选题策划	孙建江
责任编辑	吴 颖
美术编辑	周翔飞
整体制作	大米原创·工作空间
内文插图	胡志明 朱 云
封面绘画	胡志明 朱 云
封面设计	周翔飞
责任校对	倪建中
责任印制	林百乐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网址: www.ses.zjcb.com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3.875 插页 1

字数 42000

印数 12001—17000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342-4318-9

定价: 6.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智取双熊

1



与狗熊比举重

21



棕熊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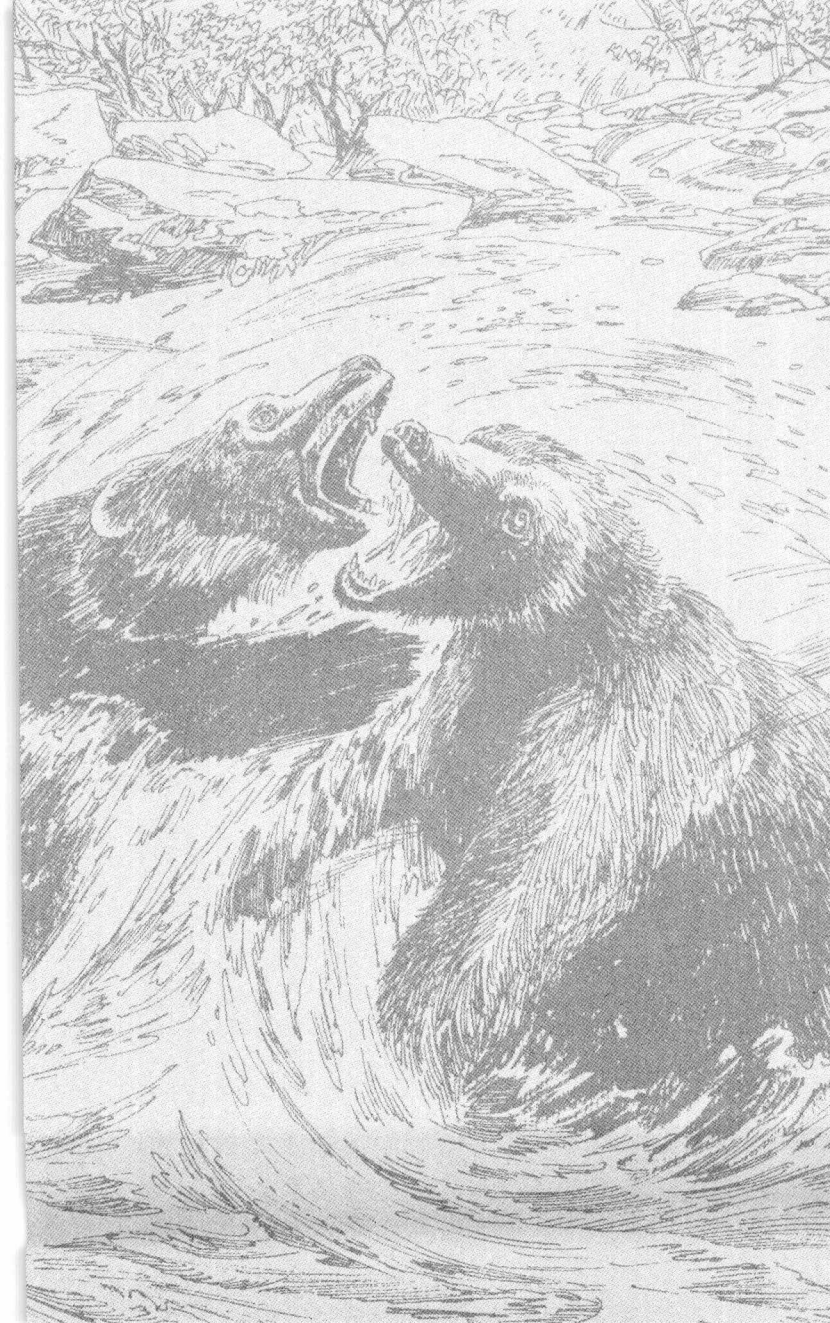
31

动物小档案

97



智取双熊



深秋季节，枫叶像一把把红伞，罩住了一座座山冈。虽说是在亚热带地区，天也一点点凉下来，山上的茅草逐渐枯黄，早晨草叶上盖起一层亮晶晶的清霜。秋末冬初是狩猎的黄金季节，马鹿、斑羚、野猪、蟒蛇这些动物为了在体内积蓄过冬的脂肪，延长了外出觅食的时间，当然也就给猎人造就了更多的猎杀机会。虎、豹、貂、狐这样的皮毛兽，被晨霜一遍一遍摩擦，皮毛就像油漆家具似的一道道上漆，变得锃亮，兽毛浓密，色泽艳丽。这时候猎到的兽皮，比春夏季节猎到的要值钱得多。

我和老猎手波农丁相伴进山打猎。我俩在海拔一千四百多米的戛洛山上转了三天，没发现膘肥体壮的麂子和马鹿，也没发现油光水滑的红狐和猓獾，倒意外地在野竹坪发现了两只狗熊。

野竹坪地形很像个“中”字，一条细细的山泉，就像“中”字那一竖，把长方形的野竹坪隔成东西两块。我们先在东坪看见一只狗熊在舔食蜂蜜。山崖上挂着一只只椭圆形的岩蜂窝，深秋的蜂窝就像刚刚收割完的谷仓，满得溢出来了。下面蟹青色的石头上滴淌着金黄色的蜂蜜，像挂着一条甜蜜的小瀑布，它吃得津津有味。

这是一只年轻的公狗熊，身高约一米七八，腰圆体胖，浑身漆黑如墨，唯有头顶长着一片黄毛，姑且称它为黄帽子。

太阳还没有落山，我们躲在野蜂谷一丛佛肚竹后面观察，和黄帽子的直线距离仅五

十来米，山野的空气清新透明得没有一丝杂质，能见度极高，它的一举一动都看得十分清楚。它一只前掌挥舞着，驱赶“嘤嘤嗡嗡”围着它叮蜇的蜜蜂，一只爪掌抠起粘在岩石上的蜜块，胡乱塞进嘴里，嚼得“嗞巴嗞巴”响，蜜汁从它的嘴角溢出来，涂得满脸都是，活像一个邋遢的馋鬼。

波农丁举枪瞄了瞄，又放下了，叹了口气轻轻说：“唉，多好的熊掌，还有熊胆和一身膘，起码值半栋新竹楼哩，就是不敢打啊！”

是的，我也不敢贸然开枪。

狗熊虽然浑身是宝，尤其是临近冬天的狗熊，身上裹满脂肪，熊掌格外肥实，与鹿茸、虎骨并称三宝。但狗熊性格暴烈，愚钝固执，不太好惹；森林里有“宁与虎豹搏斗，不和老熊周旋”的说法。一旦惹恼了狗熊，它决不会像其他猛兽那样估量形势能逃则逃，

它会不顾三七二十一地纠缠住你拼命，哪怕肚肠流了一地，只要还有一口气，是决不肯罢休的。简直天生就是个拼命三郎、敢死队的料。

最让猎人发憊的是，狗熊夏天喜欢靠在松树上蹭痒，被太阳晒化的松脂涂满它的身体，它觉得难受，又跑到被太阳晒得滚烫的沙滩上去打滚。一层沙子一层松脂，层层叠叠，就像披挂了一件古代武士的铠甲，又像是穿了一件现代警察的防弹衣。

我和波农丁使用的那种老式火药枪，打出来的都是霰弹，威力很低，除非打在头部，是极难一枪就把狗熊撂倒的。地形对我们也相当不利，它爬在山崖上，居高临下，若不能一枪就将它击毙，它三步两步就能追上我们，一巴掌就能把我们的脸从胸前搥到后背，一屁股就能把我们坐成肉饼。要知道，受了伤的狗熊简直就是个恶魔。

我和波农丁收起枪刚要悄悄溜走，突然，寂静的竹林里传来一声粗俗的熊吼。不一会儿，西坪那片凤尾竹稀里哗啦一阵响。我们举目望去，嗨，又钻出一只狗熊来！这只狗熊和东坪那头正在舔食蜂蜜的狗熊活像是一个模子里浇铸出来的，也是胖胖大大，七八百斤的体重，也是漆黑的毛丛间涂满沙粒和松脂，也是一双暴突的小眼睛和一张尖尖的大嘴。唯一不同的是，西坪的狗熊头顶没有黄毛，两只后爪掌脚脖儿以下却是白的，就像穿着一双肮脏的白袜子。我想，这对狗熊可能是亲兄弟。

白袜子正在追赶一只兔子。狗熊和人一样，也是杂食性动物，食谱很广，既吃荤的，也吃素的。白袜子嘴角流着口水，一边跑一边吼，追得十分起劲。那只倒霉的兔子看来被熊掌刮着过，脑袋歪得像支折断的麦穗，还跛了一条前腿，逃跑的姿势滑稽得就像在跳

孔雀舞。

白袜子大步流星追上来，很快离兔子只有一步之遥了，顶多再有几秒钟，就能用威力无穷的熊掌把兔子搓成肉球。就在这时，兔子“哗啦”跳进那条细细的山泉，蹦蹦跳跳逃进了东坪的竹林。白袜子追到山泉边，两只前爪已踩进泉水，可突然间它来了个紧急刹车，仿佛受了惊吓似的把已浸湿的两只前爪收回来。我觉得很奇怪，山泉极浅，只不及兔子的腰，是不可能对白袜子形成任何障碍的，受了伤的兔子都逃得过去，好端端的一只大狗熊会追不过去？

为什么要停下？兔子快逃进荆棘丛里了，再不追，你可就功亏一篑啦！

白袜子顾虑重重地抬起眼睛来四下望望，又看看蹒跚着逐渐远去的兔子，像做贼似的猫下腰来，又将两只前爪踩进山泉，脊背一耸动，转眼就跨过山泉，拔腿要去追兔子。

突然，爬在山崖上舔食蜂蜜的黄帽子“欧——”威严地吼了一声，连滚带爬地从山崖上下来，张牙舞爪地朝白袜子逼近。白袜子像触了电似的立刻停止了追撵，神情萎靡，折回头，气瘪瘪地越过山泉，跑回西坪。

它一踏上西坪的土地，像变魔术似的，立刻神色庄严，气壮如牛，返回身来，站在山泉旁，朝追赶它的黄帽子“欧——欧——欧”发出威胁的吼叫。黄帽子本来已追到山泉中央，见状停了下来，慢慢地一步步后退，退回到东坪的山泉边。

我明白了，东边的野竹坪归黄帽子所有，西边的野竹坪归白袜子所有，中间那条细细的山泉就是一条分界线。

那只受了伤的兔子蹊蹊拐拐逃向一丛布满荆棘的灌木，白袜子隔着山泉在空中拍打熊掌，一副馋涎欲滴的样子。黄帽子也不时扭头朝逃亡的兔子张望，眼热心馋。这时候，

倘若这两只熊暂时不要去管什么边界线不边界线的，齐心协力赶过去，是能够在兔子逃进灌木丛之前把它逮住的。两只熊平均分享，也该是一顿很不错的晚餐。但它们隔着一条两步就能跨过去的山泉，互相怒视着，吼叫着，谁也不敢向前，谁也不肯退让。也许它们认为，守住边界线，捍卫领土的完整与主权，比一只兔子更重要。

那只兔子终于钻进深不可测的灌木丛，死里逃生，消失得无影无踪。

大凡哺乳类动物，都有领地意识，在栖息地和觅食地四周，用粪便、尿液和兽毛留下明显的气味和痕迹，以阻止同类进入。我没想到，在狗熊身上，领地意识竟然如此强烈，宁肯牺牲食物，也不肯有半点含糊。这一点，完全可以和人类媲美了。

野兔逃走后，白袜子懊恼地退回到凤尾竹林里去了，黄帽子则带着一副打退了一场

侵略的得意与傲慢，沿着山泉，在东坪干燥的沙砾上撒了一泡长长的尿，大概是在巩固边防吧，然后重新爬到山崖舔食蜂蜜。

我拉了拉波农丁的衣袖，示意他趁两只熊不在跟前，我们赶快撤走。

不料，波农丁按住我的肩头压低声音说：“白捡两只熊的美事，你不要哇？”

“一只熊我们都对付不了，两只熊在一起，我们还有什么戏唱呢？”

“唔，假如只有一只熊，我们是不敢打的。现在有两只熊，那就用不着我们费精神开枪去打，只要弯腰去捡就是啦。”波农丁眨巴着狡黠的小眼睛说。

“莫非你会巫术，念一念咒语，两只狗熊就会昏倒？”

“我这个办法，绝对比巫术还灵，不信，你等着瞧。”

天渐渐黑下来了，熊的生物钟和人大致

相同，白天劳作，夜晚睡觉。当天空拉满黑夜的帷幕，两只狗熊都离开山泉，钻进竹林睡觉去了。下半夜，波农丁带着我，蹑手蹑脚爬上山崖，用一根长长的竹竿，把挂在岩壁上的那只椭圆形的岩蜂窝捅下来，然后用衣服蒙着头，忍着蜂群的狂蜇乱叮，像踢足球似的把蜂窝踢过山泉，即由东坪踢到西坪。接着，波农丁像狗似的趴在地上，嗅嗅闻闻，找到两泡白袜子拉的屎，不嫌脏不嫌臭，捧金元宝似的捧在手里，从西坪捧到东坪，涂抹在蜂窝滚落的路线上。

“大功告成了，等着看好戏吧。”波农丁一面在山泉里洗手，一面喜滋滋地说。

我俩扫除了自己的脚印，找了个既背风又便于观察的隐秘角落，倒头大睡。

我是被一阵紧似一阵的熊吼声惊醒的，睁开眼睛一看，一轮红日挂在凤尾竹梢上。天已大亮，透过树叶的缝隙望过去，嘿，边界

线上剑拔弩张，已经是一触即发了。

黄帽子四条熊腿湿漉漉的，在山泉边烦躁地徘徊，龇牙咧嘴，朝西坪探头探脑。白袜子脸上涂满黄澄澄金灿灿的蜂蜜，站在山泉畔，“呱呱”怪啸，紧紧盯着对方。黄帽子好比是一支随时都会出击的长矛，白袜子好比是一面时刻提防的盾牌。

矛盾？矛盾！据说世间万物都蕴涵着矛盾。

从边界线上火药味很浓的态势来看，不难推测，今天早晨白袜子一觉醒来，按往常那样在西坪的竹林里游逛，找东西充饥，却意外地发现了这只储满蜂蜜的岩蜂窝。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地里长出来的钞票，它捧住蜂窝就贪婪地舔食起来。差不多在同一时刻，黄帽子也醒了，打算继续舔食昨晚没吃完的那窝蜂蜜，却怎么也找不见了。正在纳闷，微风送来一股蜂蜜的清香。抬头一看，